



許國公奏議卷之二

宋特進左丞相吳潛著

裔孫斗群男

開槓

同輯

奏以造熟鐵斛斗發下諸郡納苗使用寬

恤人戶事

端平二年

臣竊惟朝廷自更大化詔旨之所戒敕臣工之所建明惟曰保護邦基愛惜民力於是寬恤之目以覈二稅之中以減損秋苗斛面為急繇江浙以及于閩又及于江之東百姓蒙惠甚休獨

奏一

江右去天遼邈且有司奉行弗虔澤不下流臣

猥仍承乏輸將一道深惟此事乃端平親政之第一義凡在臣子職當將順布宣是用不量駑鈍檢準本司元被受指揮再加諷度仍刷到各郡秋苗租額及每歲受納則例量其豐匱酌其多寡或因或革立為永制且從本司用文思院解較製創置熟鐵斗斛雕鐫記號發下各郡自端平二年為始專充交收秋苗使用並令人戶自行槩量不許額外別創名色多取顆粒如違

許人戶越訴自守貳以至受納官並行舉劾問
竄庶幾遠方赤子均被惠澤少稱聖天子愛養
元元之意須至開具奏聞者

一隆興府管催

秋苗二十九萬一千七百一十石八斗四升九

合五勺每一石以一石六斗爲準正耗義倉等

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十隻一斗鐵斛十

隻

一吉州苗鹽米一十六萬石約收米二十

四萬一千六百石每一石以一石五斗爲準屯

田米四萬石約收米四萬九千六百石每一石

奏二

二

以一石二斗爲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

給五斗鐵斛十六隻二斗鐵斛十六隻

一吉

州吉水永豐太和萬安龍泉縣共受領九萬九

千二百二十二石一斗六升同前仍各給五斗

鐵斛四隻二斗鐵斛四隻

一贛州歲催秋苗

八萬六千五十七石五斗四升每一石以一石

三斗爲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

鐵斛八隻三斗鐵斛六隻

一袁州歲額催秋

苗一十一萬九千四百五石五斗三升五合七

勺六抄每一石以一石五斗爲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十隻 一瑞州歲額催秋苗九萬七千三百五十七石一斗七升四合一勺四抄每一石以一石六斗爲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八隻一斗鐵斛六隻 一江州歲額催米四萬三千六十九石七斗八升每一石以一石六斗爲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六隻一斗鐵斛六隻 一江州德安縣米一萬一千七百

五十二石一斗七升五合每一石以一石二斗五升爲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四隻二斗五升鐵斛四隻 一撫州額管實催臨川等五縣苗屯米一十三萬七千二百七十九石四斗九升每一石以一石四斗五升爲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十隻四斗五升鐵斛六隻 一臨江軍歲額實催四萬九千一百六十七石六斗九升每一石以一石四斗爲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

給五斗鐵斛六隻四斗鐵斛六隻 一臨江軍
新淦縣額實催苗五萬六千八十四石一斗四
升每一石以一石四斗爲準仍給五斗鐵斛六
隻四斗鐵斛四隻 一建昌軍額管實催四萬
九千五百二十五石三斗八升每一石以一石
七斗爲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
鐵斛七隻二斗鐵斛六隻 一興國軍實催米
二萬八百三十五石八斗四升每一石以一石
五斗爲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

奏一

四

鐵斛六隻二斗五升鐵斛四隻 一興國軍大
冶縣合催米四千一百一十三石三斗九升每
一石以一石四斗爲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
內仍給五斗鐵斛四隻四斗鐵斛四隻 一南
安軍歲催苗米八千七百五十八石二斗三升
每一石以一石七斗爲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
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四隻二斗鐵斛四隻 右
開具在前臣再照得昨來諸路監司遵奉御筆
指揮除減所部州縣秋苗斛面如浙西州郡有

一歲頓減數萬石者江東州郡有一歲頓減二
三萬石者所在守臣能仰體九重寬大之澤通
融幹旋補助支遣初不見其不足今臣權定之
數係據諸郡從實申到數目量加裁損于諸郡
初無大段虧折委可行之經久如蒙聖慈更賜
明詔諸郡確意奉行其于培植根本之計誠非
小補伏候敕旨并申尚書省御史臺諫院伏乞
照會臣貼黃臣再照得本路諸郡所裁減秋苗
斛面爲數不多儘可通融裨補惟南安軍舊係

兩石納一石今與除蠲三斗比之諸郡其數稍
多卻恐本軍地接溪峒財計素殫設有非逆支
遣未易支吾合議貼助庶可悠久本司今契勘
得本軍南康縣及撫州樂安縣每歲合解本司
代發湖廣總領所米價錢八千八百石內南康
縣五千石樂安縣三千八百石本司從例收糴
本色米六千四百二十五石并將合得興國軍
首復米一千石共湊七千四百二十五石起解
赴總領所交卸今來本司欲于南康縣五千石

價錢內撥二千三百七十五石裨助本軍支遣
所有自餘二千六百二十五石價錢及樂安縣
三千八百石價錢并興國軍首復正米一千石
正撞每歲合解總所七千四百二十五石之數
欲乞睿斷行下所屬徑自解赴總所本司更不
拘催收糴代發仍割下湖廣總領所照會實爲
永遠莫大之利伏候敕旨

奏乞廢隆興府進賢縣土坊鎮以免抑納

酒稅害民之擾

竊見本府進賢縣管下有聚落一區地名土坊居民不滿數十商旅稀少強名曰鎮而有酒稅務一所謂稅者考其歲額入於本府者止三千餘緡入于通判廳者止一千三百餘緡然實解不及三分之一通一歲而論官司之所得者不過二千餘緡而已所謂酒者初無醞造亦無發賣係于鎮戶量其家第之高下抑令納錢一

奏一

七

戶或四五十文或三十文或七八文以是爲月解歲亦不過千數百緡而已合二者而計之可謂毫末而本鎮卻有酒稅官一員專攔數輩惡少爪牙數十人皆蠶食于數十戶之市民甚則羅織村氓攘奪商旅又甚則攔截客舟於二三十里之外以是爲辦官課而實則爲官吏專攔等輩囊橐之地民旅之被擾非一日矣臣竊以爲事有不便於民雖官有大利尙當決去況此無甚利於官而有害于民然此爲有司者何忍

以二三千緡之歲入而使一方赤子永無聚廬
托處之安乎臣除已將本鎮酒稅一面住收外
欲望聖慈軫念民瘼亟賜允俞將本鎮酒稅務
特行廢罷下吏部永不作缺其見任人令赴部
別行注授庶幾遐陬僻壤之民鼓舞聖恩如在
殿角臣無任懇望之至謹具奏聞伏候睿旨并
申尚書省欲望鈞慈更賜敷奏亟降指揮施行
伏候鈞旨并申御史臺諫院照會

奏一

八

奏江右諸郡兵荒已將隆興府紹定六年

以前官物住催乞行下本路一體蠲閣

照對_臣猥以菲才蒙恩將指嘗懼無以撫摩凋

瘵保護根本少稱明時臨遣之恩竊見江右諸

郡仍年寇攘水毀之餘市井蕭條田里憔悴不

堪舉目去歲雖得中熟譬猶庭嬴傷敗之人僅

能飲食正要扶持而_臣訪聞所部州軍之吏大

率聚斂之政多寬恤之政少其見催四年柴料

如端平元年夏稅秋苗二年夏稅民間自不應

奏一

九

拖欠若乃紹定五年六年逋負例皆細民下戶

些小奇零及逃亡倚閣不可催理之數所在征

取尙多峻急公家之所得其實無幾姦吏之並

緣其害不貲_臣偶兼權隆興府職事遂將本府

財計攷核源流剔括弊蠹見得僅可支吾已將

紹定六年以前應于民間未納官物並與住催

仍以隆興府爲準行下本路州軍一體蠲閣施

行庶幾寬之一分民受一分之賜仰副聖主子

惠困窮之意須至奏聞者_臣貼黃照得_臣所兼

管隆興府雖稱都會財計所入極爲殫窘而用
度至爲不貲勉強支撐尙可少施及物之政諸
郡可以類推臣所以先自隆興蠲閣正欲以身
率所部并乞睿照

奏一

十



卷一

管隆興府

奏一

奏一

奏論計畝官會一貫有九害

據隆興府都廳申准九月十一日省劄行下兩
浙江東西福建湖南等路應有官之家并寺觀
每田一畝出官會一貫以助收減竊詳上件指
揮關係不小臣叨綴班行職奉使指萬民利害
所當講明一郡施行又當任責須至奏聞者
臣聞利不十者不變法令略計一件指揮其害
有九其利有一且利不十則不爲況一利而九
害乎官會之多三十年矣端平以來適當其極

奏一

十一

始者求快一時盡收兩界已事過往無以議爲
今欲使官戶寺觀計畝納會以目前論之會價
必踊且可收會此一利也然朝廷不過欲秤提
官會耳立國在民民心一失民力又窮雖盡收
會子純用銅錢能保禍亂之不作乎請言其害
且有官之家除富人外其它初筮貧儒猶守先
業偶以入仕便令出會出會必用錢用錢必鬻產唐
德宗間架收稅猶給軍須今朝廷計畝出錢但
收故紙是計出唐下而人怨則同也其害一也

簪纓之後既少見祿又拙經營僅有薄田以給
衣食百畝以上或未開析及此身者多是凡稱
官戶皆不免也雖云百畝以下本戶無人入仕
者免此非計屬不可將有實滿百畝而得免亦
有不及百畝而勒出者矣既出官會又賂鄉胥
何以當此其害二也比年以來朝廷以和糴拋
降以秭提官會以慶典郊恩計今江浙福建之
民蓋校尉連車而迪功平斗矣未沾銖金之俸
遽同入仕之科且既令出會以買此官又因得

官而再出會臣恐自今以後人人不特以官會
爲戒尤以有官爲戒矣未必收秭提之功已先
失鬻爵之利又況貧乏士人偶得一解遭際慶
典本爲親榮豈料反爲家禍其害三也兩浙形
勢之家雖計畝多而出會易然陛下仁慈估籍
之典猶不欲行于貧吏況其父祖非勳舊則宗
戚亦何忍使比閭小吏數其籍而索其貲爲大
不美若泥中之鬪獸乎且有官之家既不得免
簪纓之後又不得免而權貴之家尤不得免然

則天下皆不得免也以爲不忍有擾于民而施於有官豈官戶非民耶抑但以商賈佃戶爲民耶且彼無所從出不過均諸佃戶耳今又爲之法許其越訴是教佃戶以訴主家也其害四也寺觀所在不同湖南不如江西江西不如兩浙兩浙不如閩中然比年賄賂盈門主首類皆席卷以償所費閩中僧寺猶狼狽不如舊宅可知矣若道觀則所設無幾且田莫多于寺觀然欲於田之外責以一錢實無從出爲國取民一至

奏一

十三

於此亦太無具甚矣有萬畝者當出萬緡非起債則逃竄此事未行而其兆已見不待知者而後知也行香祝壽漢官舊儀一頓蕭條恐非美事且爲僧者必少祠牒愈不可驚矣其害五也一路之田豈無三數百萬畝是一路白出三數百萬緡也一州之田豈無四五十萬畝是一州白出四五十萬緡也向者朝廷已竭帑藏出數千百萬以收此楮而此事已無成矣今州郡又竭閭閻出數千百萬以收此楮而此事必有甚

焉安有古今天下內捐數千百萬外捐數千百萬不爲用兵不爲振民不爲土木乃爲區區故紙而費之若此可謂拙矣其害六也今立法而約之曰折閱吾楮官吏按劾百姓徒配然且不信而日輕顧乃明示之以截鑿不用是教之也臣恐法行之後民間愈不用會而會子皆無用矣其害七也且陛下親政以來嘗興十萬之師矣嘗閱殿步二司之兵矣而中外騷動禍變隨之幸而聖德彰聞天命鞏固人心自定事變自

消今又不戒輕聽議者之言遽爲率爾不審思之舉謗讟由此而興盜賊由此而起昔之謗讟官吏受之今之謗讟朝廷受之昔之盜賊有罪無辭今之盜賊有辭無罪且姑舍是其目前必可知者有四患焉有田畝不整之患有土產不齊之患有勢必用刑法之患有每事行賂之患何謂有田畝不整之患蓋官戶寺觀若一一要見實數必用追索千照而江浙之間以詭戶走苗稅又多白契不登簿書倉猝整會必落吏手

如此則下戶獨受其害而上戶可免中戶亦以計會免矣獨寺觀可以簿書攷將恐寺觀亦巧計飛走寄附形勢而因之以失常住矣何謂有土產不齊之患閩中田貴而稅輕然人戶田少五七十畝已充里正而錢尤難得江東西又不然除平野上腴之外水田多潦山田多旱畝直不過一三千蓋有數年不得收者若例出一券爲之奈何以田售之於人則人不欲以田歸之于官則官不受典質則空場稱貸則艱難亦有

逃移流移而已二浙之田獨湖蘇秀爲最美而常杭則次之衢越爲常稔而嚴婺台則不及且和糴和買取之悉矣獨未出會耳何謂有用刑行賂之患二稅五賦豪良且不樂輸況乎白科抑而責以體國乎施行之初旣曰禮諭必不嚴督其送納必遲遲上司未免行下則追監繼之不集則鞭朴繼之若又不集必重其罰于是人戶有性命之憂而縣道又添一項催科之苦矣凡官司舉事苟一涉民無非吏福且戶出若干

會必經司必經攬戶必經縣吏必經州郡必經
上司所經之處非金錢不可使強明之吏臨之
尚或庶幾不然則走弄文移出入賦籍增減田
畝千蹊萬轍盡歸吏姦此固平日賸吾民膏血
者所喜聞也四患曉然非有難見然則天下多
事矣又況如前所謂謗讟盜賊之患乎其害入
也春秋譏初稅畝者履畝而稅也今朝廷以爲
吾截鑿所入以示不爲己私與彼之履畝不同
然它日國有大費無所從給則又將責有官之

奏一

末

家曰曷不體國一紙舉行易收減爲輕費豈不
可乎作法于涼其弊猶貪作法于貪弊將若何
其害九也臣以至愚極陋少蒙先帝親擢于多
士之中又蒙皇帝陛下簡記于外寮之末今者
數月之頃至三錫命雖見控免決不敢畱而一
日必葺罔間去畱可爲忠言敢有避忌臣自聞
朝旨夜思晝度以爲恐不可行害多利少而江
西一道官戶者多貧爲富室者多訟且比年盜
賊焚毀軍兵經過人無蓋藏甫得一稔若重以

無藝必大狼狽蕭牆之內將有不測臣雖碎首

死國何補于事用敢冒大訶譴先事言之伏望

皇帝陛下鑒聖經之所譏審國論之所極亟收

計畝之令別求通弊之策庶保安靜之福不啓

怨謗之心所有上件者省劄臣除已權宜行下

諸郡別聽回降外欲乞睿斷早與收回天下幸

甚伏候指揮謹奏并申尙書省照會施行御史

臺諫院 貼黃臣照得秤提官會當隨方而爲

之術擇人而行其智本無甚難今猶可救正不

奏一

十七

在出此下策并乞睿照 又臣竊恐朝廷之上

重于反汗未以愚言爲然區區更有愚悃江右

十年兵盜如建昌撫州章貢廬陵管下皆嘗破

殘瑞州所部亦曾有竊發所謂上戶者奔竄流

離藏蓋空竭方幸小稔瘡痍未瘳可爲哀痛哉

或蒙聖慈以江右創殘非他道比權與寢免目

前庶幾一路之人知聖主軫念遐陬如在殿角

感激愛戴盜賊自消并乞睿照 又臣又有深

憂過計竊見朝廷更新大化登用俊良群陰屏

迹或恐失職之人故設此畫以愚建議之臣使
朝廷結怨天下萬一有意外之虞則此得以遂
其所志不可不察并乞睿照

奏一

十八

再論計畝納錢

照對臣 昨奉朝旨行下官戶寺觀計畝出會以

助秤提仍委臣 訪察本路臣 卽嘗條利害冒昧

奏聞未准回降再准省劄仰日下措置奉行毋

得再行違阻臣 素抱樸忠粗知國體極知楮券

之弊深軫君相之憂苟可扶救於萬分所願推

行于尺寸第以國脈民命關係匪輕瀝血陳詞

誠當萬死今未暇論萬世之是非四方之利害

只以臣 本道言之事體實有未便蓋自嘉定至

奏一

十九

紹定三十年間常有盜賊近方甯息丁亥至癸
未十年間常苦水旱近方稔熟殘破之處未還
舊觀蕩析之人未復舊業井邑多瓦礫田野多
草萊昔號富實之家今皆空虛之室比之他路
委實不同兼南安建昌吉贛道接山峒類以招
安而受爵與夫防拓而得官平時官司尙難調
御一旦科配易激紛紛至其寺觀尤其荒涼旣
欲征錢必動常住旣動常住必無以贍養其徒
必盜而之四方驅毀情滅性之人而置之飢寒

離散之異域人所不料豈無可虞如近時湖南謝了圓之事可以鑑矣臣反復思惟與其召變

于他時而貽九重之憂甯若方命於此日而貽一身之譴是用不避竄斥洊至數陳欲望聖慈

特發睿斷以江右寇盜甫平飢饉甫息免同諸路一例敷斂臣與十一州赤子不任延頸望幸

之至須至奏聞者 小貼子臣竊惟朝廷命令

舉措上關宗社安危下關生靈休戚故必審而後發發而無悔如往者北伐之議起於癸巳之

奏一

二

冬成于甲午之春臣時待罪淮西總餉嘗奏疏

一通力陳兵之不可輕用又嘗上宰相執白劄子

力陳兵之不可輕用而陛下不之察朝廷不之

省迄致敗缺蓋無隙而動終負師曲之名為敵

人口實一可恨也精兵良將糧儲器械未免失

亡二可恨也撓敗之形懦弱之證呈露於中原

四戰之衝使夷狄生心英雄竊笑三可恨也今

日計畝敷券之事不審而發發而必有後悔胡

以異此剗心肉以救眼創撥根本以扶枝葉縱

使目前會價漸窮物價漸減而朝廷之印造不
已姦民之偽造不已銅錢則海道之漏泄不已
器用之鈺銷不已朝滿夕除勢所必至不過年
歲弊將如初而心肉之已剝者則不可復補根
本之已撥者則不可復培矣此非陛下自著精
神大爲斷制恐無以回物情於已散挽人心於
將離不然以國家之急政要務天下之危機駭
証方紛然錯雜於前而陛下高拱如平時一聽
其自起自仆臣恐變故日臻禍亂日至後雖噬

奏一

三

臍嗟何及矣豈特楮之一事而已哉臣年二十
三蒙先皇帝親擢之恩旋屏廢者十年迄無一
線之路上報先帝歲在丙戌蒙陛下收召於閑
冷之中數載之間內而省寺外而麾節忝竊過
矣稱塞渺然中夜以思隕涕如雨故苟有區區
之見關于國家理亂安危之大端者誠不敢以
疏遠自詭緘默而不告陛下也一寸丹心不在
憂愛懇切之至并乞睿照

奏論和戰成敗大計襄宜急救備不可闕

臣恭惟皇帝陛下奮發英斷遴選樞臣出助六

師察臣世受大恩倘有愛國憂邊之志再頒隆

旨俾參謀畫唯今事勢悉在目前區處曲折當

稟行府成敗大計盍告朝廷曾參日省其身以

爲人謀不忠爲急況臣爲陛下謀東南之事知

而不言是謂不忠言而不達是謂不智謹昧死

言之伏惟皇帝陛下試垂聽焉臣嘗伏讀國朝

通鑑每于宣和靖康之事痛憤流涕以爲虜非

奏一

三

能也亦非天也我有三大繆焉爾其初也輕於

交敵其繼也輕於挑敵其末也輕於奉敵是謂

三大繆而皆自輕於爲謀始夫吉凶關於舉動

存亡決于轉移苟不謹重而輕于一發由輕得

敗由敗得畏由畏得亡此王黼耿南仲之徒所

以誤宣和誤靖康又將誤來者而未已也臣不

識忌諱竊迹比年邊事頗近似而無甚異蔡州

之攻是登州之約也汴京之議是平州之約也

兩校之行是王雲之漸也然而其禍未深其來

猶緩則以襄與揚猶有兵猶有任責之人而彼猶有所顧忌也天下之願和者其人有三種小人願和庸人願和敵人願和敵人之願和者亦莫甚于近世本朝嘗和金金人嘗和韃夫惟既和然後我無任責之人無死敵之志而大禍至是故金韃常先於和我利其所欲者在和可以息兵也於是小人幸以爲功庸人幸以爲安而又忌夫任責之士也則窮之以所不能故靖康以戰窮李綱綱以敗去而後和議定綱去而種

師道邀擊之策遂不用北方無綱無師道而後大河無備越明年而二酋分道並進前無一人一騎之梗倉卒之間遂罹大禍其本在於以戰而窮任責之士自撤其藩籬後延之入也夫襄陽亦今之太原也趙范之爲人雖未必盡如綱之賢然不可謂無綱之忠朝廷豈可不亟加拯援而使虜得以併兵也哉襄事危則和有兆和成則國事去矣抑臣竊有疑焉夫督府之來爲何事也將以解襄急也抑徒以塞人言也將以

解襄急也則當如高宗皇帝手詔付張浚使浚
得以示劉光世光世大駭即日勒兵走僞齊七
十萬眾劉豫遂亡故左相趙鼎常曰督府事須
從朝廷維持浚每有事鼎必取而施行之此則
沈與求輩所不及也夫種在內蠶在外鼎在內
浚在外譬猶塤箎相應而成聲音譬猶首尾相
應而成權衡譬猶太阿盡與之柄而後剗割譬
猶毛錐盡伸其肘而責以運轉也不如是督府
雖遣事必無成事無成而急不解必中虜欲而

奏一

一

和議決臣尙忍言之且督府又有甚難者沿江
有大制閩焉京湖有大制閩焉鄂也廬也楊也
各有制閩焉兵皆其兵將皆其將財皆其財督
府旣不可得而調發又不可得而寄治矣夫此
皆要處也皆盛藩也要處盛藩旣不得卽於是
不得已而之金陵則金陵近不得已而之江陵
則江陵遠乃不得已而之潯陽夫潯陽昔重而
今輕昔中而今左豈可以六朝例論哉斗絕一
隅嬰城自守豈可以上援漢下備淮哉夫遣之

而無謀居之而非都會二者亦既異于張浚葉
義問之來矣如臣愚見會兵黃州勒兵而進開

府于鄂進師江陵示以形勢壓以聲威春水方
生疾疫將起彼雖禽獸亦熟于兵敢不解乎抑

臣所慮既解之後有以誤靖康者誤國論矣欲

望聖慈下采愚慮親灑宸翰一如紹興督府勒
兵諸將用命以解襄陽倒垂之急既解之後大
爲部分改絃易轍練兵積粟一一可恃杜絕和
議常爲戰備示之以不可犯彼越大漠踰兩河

奏一

五

空虛無人進有堅塞退無因糧必不敢出持以
數年其內自亂中原分裂徐制其後安知舊物
之不復還哉臣歲在癸巳甲午總餉淮右知朝
廷有開邊之議嘗因應詔上封事力陳兵之不
可輕用又嘗上宰執白劄子力陳兵之不可輕
用而天高聽邈莫遂挽回曾不旋踵臣言粗驗
今又不度疏賤輒陳大計蓋前之戰今之和其
誤一也官以謀爲職不敢不盡愚惟陛下幸赦
謹具錄奏聞伏候指揮

奏乞選養宗子以繫國本以鎮人心

端平三年

臣歲在癸巳之冬待罪淮右饒事恭奉求言之詔嘗僭條九事以聞其第二條則乞陛下以社稷爲心遵用國朝典故遴養小宗以俟聖子之生蓋導迎景貺鎮壓羣情深計大慮莫急於此今閱二年矣尙未聞有所施行小人之家有千金之資猶知反顧其後陛下承祖宗三百年基業獨不念及此乎臣一介疎逖心切忠愛是用不避鼎鑊之誅復祖前說以獻惟陛下曲留聖衷實社稷無疆之休并乞睿照

奏一

三

奏論士大夫私意之弊

嘉熙元年

臣嘗服膺先正沂公王曾之論曰士大夫要當純意國事純之爲言一而不二之謂也一則公二則私甚矣私之爲害也理有是非私汨之則是者非非者是事有可否私乘之則可者否而否者可人有賢佞私怵之則賢者佞而佞者賢議論以私而不同心則建明於此者彼之所疵瑕政事以私而不同力則規置於甲者乙之所沮撓有觀望而無憂愛有虛誕而無忠實有傾

奏一

七

軋而無協和物我對立於胷中而國家若置於度外嗚呼此豈非今日士大夫之大弊哉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作之爲義人而不天在昔疆場無虞之時臣固以逆

憂其兆世道之消長及四郊多壘之後則浸浸關國步之安危至於今日封疆日感煙焰日逼萬事不理而尙以私愛憎私恩怨爲心則消長安危又不足言將直繫天下之存亡矣不幸變故之來無及于救當是時也毋論名位之崇卑

毋分趨向之同異槩墮塗炭雖悔曷追傳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言之至此可爲於邑也已昔苻堅欲謀伐晉權翼以謂謝安桓沖皆江左偉人君臣輯睦內外一心未可圖也晉將平吳羊祜曰吳瀕江爲國東西數千里所備者大而將疑於朝士困於野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可知矣夫內外一心則晉不可攻不能齊力致死則吳可滅常人之慮慮於有形智者之慮慮于無形夷狄之侵侮天下之所共危

奏一

三六

士大夫私憤之轆轤臣之所獨懼也欲望陛下念祖業浸搖而將傾傷士習陵夷而已壞以靜專察羣動以剛明清眾慝警于有位各勵至公毋以違順觀人言毋以毀譽行己意毋以巧數相高而以事功相勉毋以陰計相間而以識慮相先有志之士則相與愛護而毋操同室之戈任事之人則相與扶持而毋幸鄰國之壑協謀并智戮力一忱則危者尙可以安而衰敗之症尙可起也且前歲襄漢潰決興沔破亡去歲兩

淮俶擾三川陷沒今歲向春縱使邊遽稍緩遲
至秋冬急症恐甚於前講求救死扶傷之策只
有半年曰力惟君臣之間勿以常言忽之臣不

勝懽切取進止

貼黃

臣

又聞國以人重亦以

人輕國以人興亦以人廢時當艱虞固急于才
智功名之士而尤急於剛正骨鯁之臣昔晉大
史屠餘見平公驕而無德義知晉之將亂以其
國法歸于周周威公問天下之國孰先亡者對
曰晉先亡威公問其說對曰臣告之鄰國之不

奏一

五

服賢良之不興公曰何害曰是謂不知所以存所
以亡臣故曰晉先亡居三年而晉果亡威公又
問其次曰中山又二年而中山亦亡威公見其
言之驗又問其次而屠餘不肯對固問之則曰
君次之威公懼求國之賢者得錡疇田邑而禮
之又得史理趙異以爲諫臣以告屠餘曰君如
此可以保君之身漢淮南王謀亂而其所憚者
不在于公孫弘衛青以謂弘可說而青可刺者
而所憚者汲黯而已黯之居官無以踰人其功

名才智史未之見也獨以其能面折廷諍有仗節死義之風而亂臣賊子爲之畏沮然則剛正骨鯁之臣其有益於人之國固如此曩者陛下躬攬政權招徠眾正布在列位不幸而臣德秀臣咨夔臣重珍相繼淪沒其幸而存者又皆流落江湖之上矣孟子曰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臣誠傷之欲望陛下明詔宰輔擇其最係人望而關民譽者亟加收召或還之于政塗或歸之于禁路或反之於言責賢者

之領袖旣登進于朝廷自能氣類薰蒸善人畢集豈惟猛虎在山藜藿不採庶幾國論歸一人心底定士大夫之背公植私者外有所矜式內有所顧忌其于天下國家夫豈小補若曰端平以來用賢而治不加進遂以爲賢者有虛名而無實用例加厭薄之心則失之矣管仲曰有人而弗能知害霸也用而弗能信害伯也信而以小人參之害伯也不知陛下昔者之用賢果能知之乎知而果能信之乎信而果能不以小人

參之乎今日之勢猶大病之人眾醫束手莫適
爲策使其聚參苓芝朮之劑以扶病者萬有一
焉元氣之復還若投以烏喙狼毒則立斃矣此
臣區區納忠之悃款也退念臣生晚學陋實不
足以望時賢之分寸陛下徒以其粗嘗服勞州
縣擢置法從內顧愧惕莫知稱塞故尤願陛下
登崇賢哲以重本朝則臣厠迹禁近預有光榮
并乞睿照

奏一

五

扶心睿照

登崇賢哲以重本朝則

厠迹禁近預有光榮

縣擢置法從內顧愧惕莫知稱塞故尤願陛下

足以望時賢之分寸陛下徒以其粗嘗服勞州

臣區區納忠之悃款也退念臣生晚學陋實不

足以望時賢之分寸陛下徒以其粗嘗服勞州

縣擢置法從內顧愧惕莫知稱塞故尤願陛下

足以望時賢之分寸陛下徒以其粗嘗服勞州

奏論制國之事不懼則輕徒懼則沮

臣聞善制國者先事不可不懼已事不可徒懼先事而不懼則失之輕已事而徒懼則失之沮皆非所以經綸世務而康濟時屯也陛下尊居九有十四年矣寶紹而來十載之歲月虛擲于舊弼豈惟天下之人惜之雖陛下亦自惜之故端平改元銳意興起平治之期豈惟天下之人望之雖陛下亦自望之而廟謨乖踈政體叢脞日鼓鑄曰收幣曰變鈔曰恢疆曰蒐卒曰稅畝

奏一

三

大率不審而遽行既行而驟止小則貽笑于國人大則納侮於夷狄於是更化而來三載之歲月又虛擲於舊傳此先業不懼而失於輕之明驗也今日天下又非端平初年比矣昔有危脉而今有危形昔有亡理而今有亡証回皇四顧凜乎旦夕之不可保使賈誼復生豈止痛哭流涕而已哉然上有隱憂而無定慮下有叢言而無實念每日而朝羣臣跪起而退則已矣間日而講儒臣誦說而退則已矣百司庶府分曹列

局朝而出暮而入謹按文書奉行常程則已矣幸而有論建之臣條陳利害粗中肯綮可以見之施行者又不過空費筆札爲縉紳間相與傳誦之具則已矣泛泛悠悠奄奄息息若將一委之數而付之無可奈何者毋乃徒懼而失於沮乎少康以一旅興夏勾踐以一棲伯越燕以千里而畏人楚以六千里而爲讎人役強弱無定勢也厲王販蕩之餘周室衰矣宣王繼之則勃興宣帝厲精之餘漢室昌矣元成繼之則浸微

難易無常時也然則人能爲時與勢矣陛下操大權握神器有土地人民有甲兵士馬紀雖紊而綱尚存裘雖弊而領固在挈提振起風采立異顧可聽勢之趨任時之壞而不爲祖宗數百年社稷計乎祖宗數百年社稷在陛下之身而扶持祖宗數百年社稷在陛下之志而已志立則有深思思深則有真見必卑躬側身必勤邦儉家必敷求真才而篤信之必講明實政而力行之必不踵叔季之事以稔衰亂必不口聖賢

之言以務文飾心誠意篤精通氣應雖值艱難
之會自有挽回之機如其懼而不戒憂而不圖
惡危而不計安畏亡而不求存寄時日於觀娛
付危機於坐視則前代傾危之轍載在史冊有
所不忍言矣昔衛文公知畏狄難至於服大布
之衣漢高祖將圖天下至於婦女無所幸光武
欲恢祖業至於不御酒肉故曰舜何人也子何
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又曰以齊王猶反掌也聖
賢豈欺後世哉然則在陛下而已臣一介孤蹤

奏一

三

去國五禩陛下雖有兼採菲葑之度而微臣邈

無進效忠益之階間嘗隨事獻言身遠慮疎祇
取媚忌退伏山林自分已矣陛下感於微末之
長並召時髦下及庸陋身未造闕已玷除書天
地恩深若爲報稱惟有竭盡底蘊萬一補助涓
埃然臣竊觀時事紛紛毫委高言之則恐以爲

迂闊而難行淺言之則又病於猥細而無益故
願陛下立志以先之則夫療疾之方對證之劑
臣雖至愚尙當殫慮研精深維熟計繼此以進

取進止

貼黃

臣

嘗觀先正魏公張浚中興備

覽其議固結人心謂方天下無事之時君臣上下之分其勢足以相維雖人君不能修治其身及繩正其左右以失天下之心其爲禍也尙遲乃若艱難多故敵情不測人心易怨君人者倘有差失禍亂不旋踵而作矣大勢一去不可復合無以其微而忽之幸也

臣

以爲浚之言尤切

于今日伏惟陛下細加紬繹則必有惕然於聖

衷者并乞睿照

奏二

三

臣等竊以天下之勢，自古及今，無時而不一。夫天下之勢，猶如水之有源，源竭則水涸，水涸則地裂，地裂則民散，民散則國亡。此理之必然者也。今陛下處天下之難，而欲求天下之安，此猶欲求水之涸而地之裂，民之散而國之亡，不可得也。臣等竊以天下之勢，自古及今，無時而不一。夫天下之勢，猶如水之有源，源竭則水涸，水涸則地裂，地裂則民散，民散則國亡。此理之必然者也。今陛下處天下之難，而欲求天下之安，此猶欲求水之涸而地之裂，民之散而國之亡，不可得也。

奏乞分路取士以收淮襄之人物守淮襄

之土地

臣嘗謂用淮襄之人物守淮襄之土地此不易之至計也然國家之取士與士之發身所重者惟文科進士而淮襄之士率不利于科以每舉春榜觀之淮西尙有三數人而淮東則不逮矣淮東間有一二人而京湖則絕無矣於是均光隨棗鄖復漢沔之郊士之預計偕者往往不願觀光於上國州郡爲之勸駕而後就道何者不

奏一

三六

精於時文故也士之精於時文者閩爲最浙次之江西東湖南又次之而每季之中第亦以是爲差淮襄之士其入官者旣少則仕於淮襄者居多閩浙江南之士嘗試以淺近之事論之其便弓馬一不如土人也諳地里二不如土人也耐風霜三不如土人也熟虜之情僞及金鼓兵革之事四不如土人也以彼所習較此所不習其難易之相去遠矣然彼不得朝廷之官無由仕於其土地不中進士舉無由得朝廷之官不

能爲時文無由中進士舉則所謂用淮襄之人物守淮襄之土地者其說終不可行矣然則如之何則可曰分路取士而已恭惟神宗皇帝慨念西北人才多廢嘗議改貢舉法而先正司馬光首建言乞將諸路舉人各立字號考校大略謂古之取士以郡國戶口多少爲率或以德行或以才能隨其所長各有所取近自族姻遠及夷狄無小無大不可遺也今或數路之中全無一人及第則所遺多矣國家用人之法非進士

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爲經義詩賦者不得及第非遊學京師者不善爲經義詩賦然設官分職以待賢能大者道德器識以弼諧教化其次明察惠和以綏拊州縣其次方略勇果以扞禦外侮小者刑獄錢穀以供給役使豈可專取文藝之人欲以備百官清萬事耶然則四方之人雖於文藝或有所短而其餘所長者有益于公家之用蓋亦多矣安可盡加棄斥使終身不仕耶其後遂將陝西五路舉人分項令考孝宗皇

帝加惠三邊既詔四川類省專畱兩名以取關外四州之士又詔四川武舉省試比試額通四十二人以十分爲率利州路四分取十二人成都等路六分取二十六人甯宗皇帝聿遵祖宗遂詔武舉省試將京襄兩淮人另行取放夫三聖當天又安時其注意遐方之士猶若此況今日乎今日之勢非收京湖兩淮之士以收京湖兩淮之士豪收京湖兩淮之士豪以收京湖兩淮之士臣恐秋風一高韃虜旋至勇夫悍

奏一

三

徒無所係屬非越江而內鬩則俯首以從韃深憂大患將不在虜而在蕭牆之內也臣願陛下亟下明詔自嘉熙三年省試爲始將京西湖北淮東淮西舉人分路考校並以十七人取一名零分更與放一名庶幾得淮襄之人物以守淮襄之土地一利也因士以收其土豪因土豪以收其丁壯二利也稍抑時文之弊以致有用之才三利也伏惟聖明以保封疆復境土爲念特發睿斷宣諭中輔速賜施行多士幸甚宗社幸甚

甚取進止。貼黃臣嘗以端平二年四路到省

舉人之數攷之淮東一百四十五人湖北一百

一十五人京西五十九人通計四百八十八人若

以大例十七人取一名其過省者僅二十八人

而已初未嘗多侵省試之額而可以收四路之

士心亦何憚而不爲也併乞睿照臣竊見京

西七郡及湖北復州荆門軍德安府歸峽州已

行殘破今歲科舉各處士人未有就試之地槐

黃已迫合議區處臣愚欲乞行下京湖制置司

奏一

三

就江陵府踏逐寺觀一所立貢院令項差官合

十二郡之士混試一次卻以十二郡元來解額

袞同取放其十二郡曾請舉人不論已免解未

免解特許來檢據赴嘉熙二年省試一次庶幾

少見朝廷憫恤之意且足以招徠陷沒郡縣士

人之心其所關係實爲不小併乞睿照臣又

觀春秋之世晉在中原楚在夷狄楚雖有材晉

實用之故晉伯諸侯者百有餘年其後典午之

晉遷於建鄴久而習安常以南土爲高華以北

人爲僮荒由是中州豪傑悉歸元氏而江左所用悉皆文脈纖巧之才故晉不能保有中原而六朝常有弱患我高宗南渡孝宗承之立賢無方意度恢闊李世輔王友直爲將帥王希呂辛棄疾爲牽守監司皆北來人也自故相外招李全之徒而內實忌之旣使有所激而叛而世之昧者習熟見聞槩以厭薄疑忌爲事凡出于淮襄者已幾待以胡粵況自淮以北乎積疑成釁積釁成叛而范用吉尙全常進郭勝輩且皆爲

奏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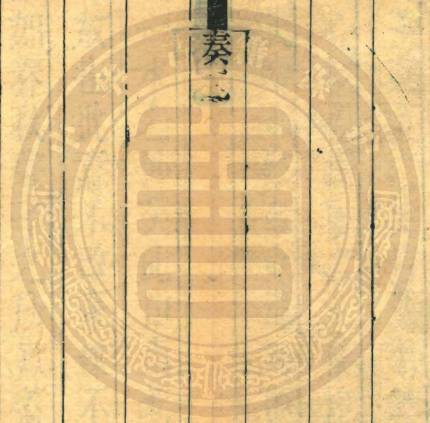
早

敵國於一水之外矣此由南北太分旣蓄之而反外之故也此意不改豪傑不附棄材以資敵殆不止如春秋聲子之所歎蓋商鞅不用於魏而秦孝取河西王猛不歸於晉而苻堅取慕容此則議者所不慮而臣以爲他日大可憂者也如從臣策分路攷士不特多得淮襄之人以守淮襄之士又可使因淮襄之俗以招北方之豪傑是獲才實消姦雄而朝廷不預知習俗不駭異事之善者也不然歲年之後立敵於北各事

其主其患將有不可勝言者惟陛下與二三大臣熟圖之併乞睿照

奏

聖



其主其患謀奇不可測言者皆謂陛下與二三大臣

奏申論安豐軍諸將功賞

臣一介庸晚猥列言語侍從之班雖越在外服苟有所見謹當奏陳竊觀邊報安豐重圍已解朝廷論功行賞輕重先後所貴得宜庶足激勸敢爲陛下詳陳其說仰惟孝宗皇帝加惠西北之士極其收拾文臣如王希呂之徒皆爲從臣武臣如王友直之徒皆爲將帥蓋將以此傾西北之人心紹復國家之大業也時機不偶賁聖志以賓天甯宗皇帝克篤前烈自丙寅開邊而

奏一

望

後凡所招納西北歸附無慮數萬陛下光踐大寶兼愛南北同符二祖蓋未嘗一日忘中原之遺黎而一紀以來李全以山陽叛張惠范成進以盱眙叛至于近日郭勝以唐州叛范思吉以均州叛常進尙全以德安叛而爲之禍烈莫甚於襄陽若前冬固始之陷以葛義勇去冬定城之陷以段用董師俊是皆西北歸附受豢養者垂二十年卒以叛去臣未嘗不傷悲痛悼以爲豈惟此曹臣節之不終其爲陛下任事之人區

處乖方控馭失當不得不分任其咎也論至於此則安豐卻虜之功可得而言矣聶斌樊辛張仲宣王安亦皆歸附也聶斌爲安豐總轄凡南北軍悉屬焉一旦呂文德以孤軍入援斌卽乞以所部盡付之文德願身出其下樊辛孤立壽春邈在淮外韃遣人招之乃能殺其使者而以僞書繳送安豐二人之節有古名將之風偕仲宣安悉力死戰意氣不撓夫當浮光陷沒吾之守將反爲賊先驅可謂事勢迫急之際人心向

背之時而四人者竭忠效順臨危不變迄退強虜全孤城比之南方將士功蓋倍之矣臣愚欲望聖慈宣諭宰執將聶斌樊辛峻加拔擢厚與錫賚張仲宣王安次之所有杜杲致命效死呂文德突圍赴援以及淮東策應之師卻從朝廷處分等第推賞庶幾輕重先後不失其宜使北方歸附見畱者益堅報國之心郭勝范用吉尙全常進之已去者聞之愧死穹廬之下矣其關於國家安危成敗之算實不爲細小貼子臣

竊見前淮東總管國用安堅守徐州身死王事
前濠州總轄樊顯戰沒洛陽皆歸附之表表者
用安雖已蒙褒錄欲望聖慈特賜金帛撫恤其
家仍與立廟賜諡顯以洛師之退例不霑死事
之賞欲望聖慈特加檢舉錄後恤孤庶使一等
歸附莫不感激思奮實爲興起人心招徠攜負
激昂戰功保全邊境第一義仰乞睿照 小貼
子又見浮光陷沒制臣陳鞞以失職誤事臺臣
上疏論劾朝廷舉行憲章物聽惟允但臣竊爲

奏一

四

聖主有帷蓋之恩功過有相贖之誼鞞十載兵
間頗殫忠力浮光之用董堯臣爲守雖其不明
而調呂文德以援安豐卒能卻虜亦其善使臣
愚欲望聖慈更賜保全俾之尙有自新之路畢
餘齡以報君父臣之不任大願并乞睿照

奏乞選兵救合肥

嘉熙二年

臣輒有管見上冒宸嚴竊見韃爲不道荐食邊封東哨真滁西哨豐黃濠和而頓重兵於合肥頗聞排艤木已立炮座已起其欲爲窺伺合肥之計明矣合肥不支則豐黃和已在掌股之中而東方一無以自固東方不固則江西之憂浸浸乎有不可忌諱者矣故今日之策莫急于救合肥而救合肥之策則有遠近緩急輕重之宜不可嘗試而泛動也厥今兵力莫強於督府當

奏一

五

合史嵩之選精兵三萬人統以呂文德道由巴河三溝鳳凰崖由山路取五槽河火燒寨以東至黃龍源七里回頭駝河出鐵嶺小庭糯米衝以達舒城縣更百里卽至廬此所謂出於九地之下者也其次則淮東連年緝兵整武雖號完固然真滁增兵泗漣增兵皆割維揚見存若更抽摘竊恐此賊乘虛擣襲則根本動搖不可不爲長江門戶之慮謂宜令趙葵只於所部極力那撥北軍五千人令心腹爪牙之佐沂淮而上

至於濠梁就選北軍二千人又至壽春更選北軍三千人又至安豐更選北軍二千人合一萬二千人統以張仲宣副以王安仍將一行人先與晉轉官資重犒金帛許以解圍之日高爵厚賞仍暫令趙葵節制調遣濠壽春三郡策應人馬多方激勵仲宣等使之由安豐以進其去廬亦只百一十里而近又其次則當合沿江制閘辦舟師萬人由當塗管下裕溪口或滲潭入無爲界徑進巢湖姑止於湖心之巫山以爲西北

奏一

卷六

兩項步兵聲援遇便則進奪西口此賊年來輕視吾國如入無人之境不意吾之布置如此縱使未能大挫其鋒其勢必少沮矣又須多募死士往來三處以通進止消息及間道入合肥以堅在城軍民之心但沿江所管地方自池陽當塗建康以至鎮江許浦多臣數年之間待罪之地不惟兵籍空虛而見在籍之兵率多老弱憔悴其可倚仗者十無一二臣每爲之寒心使其猝備萬人恐亦未易謂宜如疇昔周虎守厯陽

西門垂陷虎急募壯士許以武翼即日支食錢一貫五百文言未脫口有應募者三百餘人下城死戰遂以却敵保全一城今若立爲賞格令行招募江湖盜賊亡命或可得三五千入貼以正兵統以良將鼓行而前恐能有濟此固馬隆之故智也又其次則六安西山雖經殘破尙有頭目數人自行團結固守其間合而計之不下三三萬人皆頻年百戰之餘堅苦忍耐之卒謂宜遣才智忠勇之士賫金帛誥命以往撫其首

奏一

七

領激其士衆時出盪兵相與撓劫使此賊不得安意肆志是又官軍之一助也臣受國厚恩恨無長策可解三邊之急僭越數陳罪當萬死

貼黃

臣

竊聞東淮自盱泗以北韃日增生兵聚

于應天海宿之境伏而未動未必不待淮揚兵力之分爲批亢擣虛之計今又據眞州幹事人報本州獲到姦細一名張三者稱韃將以十月半來攻儀眞先令其入城縱火爲應搜出火刀火石火藥具以此推之賊之狡計又未可以其

併力于西而不東邊根本之慮也併乞睿照

奏一

冥



初代于西而不東邊根本之慮也併乞睿照

奏論江防五利

臣輒有江防未議可以致悠久之利而除目曉之害僭用奏陳照對本所近體探到鎮江府節制司蘆場一所坐落建康府管下其名曰杜真沙周廣一二十里近因流民全集擅斫柴蘆漸覺生事不免差承信郎權鎮江府節制司准備差遣胡拱之前去相視彈壓乃知此沙之上流民凡十七寨寨各有長老少不下十餘萬口強壯約一二萬人皆安濠真滁四郡百姓而總此

奏二

五

十七寨者則宗子時哽也沙之對岸六和縣界地名郭墅埧塘王峽塔等處又有強壯五千人頭目王瞻義見行劄立硬寨遙與時哽相爲表裡本所差官旣體探的實遂親行下時哽立加曉譬旋據時哽狀稱元係六合上戶丙申之冬韃賊侵犯六合城壁總轄李江以城獻賊時哽兄成忠郎特差充黃州黃崗縣尉時瞻自率死士與賊苦戰竟死于敵時哽把持母親笑圍而出僅得生全連年賊寇衝突時哽團結鄉井強

壯依險附險屢與賊交鋒前後殺獲不知其計
恐官司反行追取獲到馬匹以此不敢聞官近
于九月間因探報韃賊將併力于東淮時哽深
恐勢不能敵遂提十七寨老小渡江于沙上屯
泊實不知其爲使所蘆場蕩析之民未免採斫
結縛蘆蘆爲遮蔽風雨之計委非得已除遵依
約束告諭十七寨頭目督責所部自相禁約不
敢侵斫仍不敢一毫生事外但念時哽忝出帝
胄每懷報國之心不幸遭韃賊之禍眞淶之民

以時哽自父祖以來粗有恩信於鄉里因推以
爲首團結聚衆今十萬老小一二萬強壯目前
雖有三兩月之糧尙可苟活萬一向去鄉里未
可歸生理無所仰竊慮小人飢寒所迫或稍違
越于法禁之外則時哽一身萬死何贖今雖蒙
沿江制司差人前來取責流民單名細載緣別
未有處分聞又準行下起發五百人策應廬州
以此各寨頭目未就團結此來儻蒙使所時加
區處使之有可耕之田無餓死之慮則時哽乞

將上項人聽從官司揀選籍充民兵以備調遣
卽不願支破錢糧請給欲望務念淮民疾速具
申朝廷處置施行臣按照杜眞沙雖在大江貼
近南岸並無限隔今聚數萬衆于其上所合早
爲區處以消意外照得此沙蘆場不下數萬畝
其側有趙姓鍾姓兩戶蘆場一以寶章一以主
簿立戶各不下數千畝外此則有熟田三數萬
畝只屬兩戶一係眞州長蘆寺常住今寺已焚
蕩僧已散亡是無主物業一係故將張俊府第

奏一

五

之產合三項蘆場及兩項田計之約有二十餘
萬畝區區之愚擬將長蘆寺田畝從官司拘管
張府田趙鍾二戶蘆場並行拘籍却將上項流
民選精兵萬人人授田二十畝令自耕種却做
京淮民兵例分爲五將總以統制一員就令屯
駐沙上如此則立可收五利而去一害不仰朝
廷請給坐得萬人精銳之卒一利也此沙正對
滁河設使此賊有意窺江舟楫自滁河而出沙
上之軍便可迎勦二利也楊滁眞三郡或遭圍

閉大軍策應其勢實難此曹皆艱苦忍耐之卒
且屯駐江心上岸擊賊洗腳下船其勢最爲順
便使之解圍劫寨必能有濟三利也昇潤之間
兵備素單得此萬人增壯上下流聲勢四利也
江淮血脈易於間斷今沙上旣有安濠真滁四
郡之人則聲聞相接淮民之心亦有係屬淮方
之事亦易體探五利也五利旣具而又可以弭
蕭牆不測之害臣以爲目前江防大慮莫出於
此欲望聖慈詳酌事機如以臣言爲可探卽乞

奏二

五五

降聖旨遵守施行 貼黃再照得准黃榜指揮
招軍頭目人如能團集一千人補轉一官資旨
命及二千人者補轉兩官資以上等第推賞并
乞睿照

奏乞重濠梁招信戍守

臣輒有千慮之愚上冒宸聽竊見滁城被圍守將軍民死守者三千餘口不幸守臣陳廣光死于飛炮以故人心離駭旋至陷沒今賊已於二十六日攝寨入城城內有朝廷樁管及兩總所經常米斛不下二十萬餘且弓刀箭鑿器械火藥石炮爲數不少賊皆得而有之屈指春和尙五六十日無緣便肯退回巢穴衆人之慮則以爲賊必窺伺儀真歷陽而

臣

之慮又有大於此

奏一

五

者蓋滁乃江淮門戶自宣化至滁九十里自滁至昭關三十里自昭關至藕塘四十五里自藕塘至定遠六十里自定遠至濠州八十里向北卽是賊界由宣化而濠大約止三百里其間已無限隔賊騎往來不過一鞭而已萬一此賊襲取濠梁以通淮北之途然後駐兵滁揚以爲久留之計則廬陽盱楚眞和反各在一隅而賊固在腹心之內矣江面之憂將在旦夕故今日之策當死守濠梁以爲東西淮砥柱庶幾賊猶有

所牽制不敢安息于滁俟其退歸或毀或徙惟所以區處欲望聖慈亟賜睿斷令督府淮西制司增添官兵戍守濠梁以爲必不可拔之基實宗社之幸事體關係非止一城臣僭越敷陳罪當萬死仰乞睿照臣貼黃臣再照得兩日來淮東報韃賊見圍遶招信自青平山天長以至高郵寶應綿亘二三百里皆是賊寨以臣料之賊若攻濠其意蓋欲通河南之賊徑至于滁賊若攻招信其意蓋欲通山東之賊徑至于滁滁至

奏一

奏

大寨九十里大寨至青平山六十里青平山至招信六十里比之自濠至滁道里相等然招信之外尚有泗宿濠之外別無藩籬則濠尤緊于招信大約二郡存則賊不容駐滁一處不牢則事勢有難言者矣仰乞睿照

奏已差軍勦逐韃賊

照對本司連據探報韃賊攝移小寨前來真州二才里頭屯劄時有哨騎薄真州城下趕殺人直至江岸竊恐窺伺江面虛實本司除先來已分布船隻嚴護諸邑今又行劄差水軍統制陳亮領官民船一百二十隻精選人兵一千五百人前去真州北岸一帶張耀巡連往來勦逐外須至奏聞者

奏一

奏

伏以聖天子受天而有天下
白入道去其國其策一帶天賦數數而來
賜京師高只賊二百二十隻計殺人具一千五
曰長亦猶妻類豈能色今又行劄差水軍統制
兵角至正嶺蘇悉慮河正而值實本司得去來
一本星軍中階都官即餽餉其州賊才賊賊人
照度本司應對探報諸類類類小寨前來真州
奏曰差軍勦逐韃賊

奏論儀真存亡關係江面

臣輒有愚見仰溷宸聽竊見淮東人馬雖已再入滁城但郡經殘破之餘人民已盡倉廩已空樓櫓已毀守備之計猝難插手今賊見窺伺儀真事勢頗急真之備禦素不逮滁而真之存亡關係江面則其事體又非滁比故與其分兵力於賊已去之滁孰若合兵力于吾必爭之真真安則滁固自存真危則守滁何益欲望睿慈宣諭宰執量事勢之輕重行下淮東制司將復滁

奏二

五

之兵盡數抽入儀真捍禦仍劄督府令呂文德仍舊帶所部人馬卽赴儀真之急非特固真實以保江臣無任拳拳憂邊體國之至仰乞睿照貼黃臣竊聞近日呂文德在真韃之哨騎有至今城者文德以單騎衝突賊頗披靡儀真之民恃以爲命比其提兵去真人心爲之駭沮以良將之去留關係一城之休戚委非細故并乞睿

照

奏論本所團到流民丁壯攻劫韃寨屢捷
置制司忌嫉興謗等

照對_臣昨緣去歲韃寇侵犯淮東界分有流民
團聚建康府境內本所杜眞沙上侵斫官蘆本
所遂差官前去撫諭見有宗子時哽團到流民
頭目不一沿江制司雖遣官招誘團結緣所差
之人多係武臣但知倚勢作威乞覓搔擾畧不
能以恩意撫納其時哽及以次頭目等人皆不
肯受制司之令_臣粗懷深遠之慮遂將時哽借

奏一

五七

補檄令赴總領所稟議其時時哽聞令就道_臣
卽留之鎮江不復令再往沙上所有流民却自
行差官前往地頭彈壓措置團結並皆稟受約
束卽無一毫生事作過只緣_臣以韃賊圍閉滁
陽江面震動而制司所調兵船在滁河口菖蒲
蕩等處屢爲韃賊掩去兵稍燒却船隻_臣深慮
事關利害雖其地係建康界分而_臣以王人統
隸江東不敢坐視遂分差膽勇兵將并于時哽
元團到流民內選擇精銳之士時用小舟夜渡

過江攻劫賊寨屢梟到賊首及捉到投拜戶并奪到馬匹臣以其不足爲賊大勢輕重不敢效近時一種欺罔之風張皇奏捷不謂沿江制司自不能遣兵過江撓劫韃寇却歸咎時曠屢行下鎮江節制司責問謂時曠斫到賊首奪到馬匹不應不解制司而解鎮江府不知殺獲之人乃本所所遣不識事勢或奪其財物或取其楛穀或汙其婦女或辱其衣冠流民心不能平遂以兵應制司並不敢究問亦不敢申明朝廷何

獨於無過之時曠而加誣玷乎此皆臣不合勇于體國于建康境內團結丁壯攻劫韃寇以致制司伎怒而時曠遂爲水蟹池魚臣實有愆何可自道竊念臣一紀馳驅惟知下朴實工夫爲國家撫恤軍民整葺武備實不善飾口舌以欺君父誣同列今制司旣過有申述竊恐上闕聖慮臣萬不得已冒昧控陳所有時曠已蒙朝廷

特補承節郎添差浙西安撫司準備將領鎮江府駐劄見今在任管幹久已不干預沙上事仰

乞睿照

貼黃

臣

再照得當滁寇未退人心動

搖松江制

臣

又恐諸寨之人馬遡江西上謁督

府於繁昌時建康界內諸沙流民無不作過而

西沙顏文煥等爲最其安帖者惟杜真一沙而

已文煥固長遣人邀約時曠以次頭目人欲表

裡相應焚劫東楊以直至建康城外人民財物

時曠之徒答以已受鎮江吳侍郎圍結不敢隨

從作過文煥等之流遂僅僅流毒于西沙而已

今制司不思本所密有功于制司而反以招時

奏一

五九

曠爲懟支離粉飾上以罔九重之聰以欺公卿

百執事之聽

臣

實懼焉欲望聖慈檢照

臣

以母

病請祠俾尋香火之盟不任大願并乞睿照

奏乞賞功以興起人心

臣竊惟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治天下是知賞功罰罪且不可廢于平世而況多事之日乎照得去冬韃爲不道旣不得志於廬遂併力於滁時知招信軍余玠親提精卒轉戰入青平戮力以赴滁之急不幸師未達而滁潰賊旣陷滁悉兵乘時圍玠于青平玠極力拒守賊不獲逞乃以攻青平之師轉而攻招信之虛時適張子良叛于泗盱內外無援音信阻絕玠以

奏一

六

爲盱一不守則不惟青平不可保淮東門戶將遂蕩然于是不顧危亡復轉戰而入盱賊盡銳攻之玠盡銳應之臘月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之戰殺賊無算賊乃引去玠破瘡幾以不支蓋去歲淮東却虜玠之宣勞衛駕績實冠諸將而未有以聞于上者雖玠昔爲白鹿學徒頗嘗聞道初不計功賞之有無然兩城士卒用命糜虜似不可無以示勸臣護餉東陲實以報發御前軍馬文字爲職謹合敷陳欲望聖慈特下有司

詳酌施行庶幾有功見賞足以興起人心其於
邊面誠非小補

奏一

空



邊面誠非小補

新刊欽定四庫全書

奏乞令東閩兼領總司以足兵食

臣竊惟四郊多壘之日事有當通變者制總兩司之合是也四總在紹興間本宣撫司錢糧官秦丞相檜當國與虜行成遂創總領以代撫司錢糧官之職蓋欲漸收諸將之權以就和議故其策不得不出于此若今日之事體則不可同而語矣兵事方殷調度益急總所之權素不能行于所部則軍籍之盈虛戍兵之增減錢糧之當支與不當支皆莫可致詰不過憑受給廳片

奏一

空

紙銷豁而已其間事體之掣肘移易之扞格有不可盡述者此固勢之所趨非人之所爲也故臣以爲總計併國之制司有數利焉以軍伍言之則缺額可稽頂帽可核一切冗濫可攷以錢糧言之則利害自切於其身戍兵之可減者減生券之可省者省州郡將帥有所憚而不敢妄取于受給廳受給廳有所憑而不至受制于州郡將帥以至糴買糧草可以督責不時借兌可以那融綱船住來郡縣決不敢差踏綱米程限

巡尉決不敢羈違凡有行移自如臂之使指無不如意其與總所之自爲總所難易之相去殆不翅萬萬倍矣臣愚欲望聖慈妙酌時宜參用

舊典將淮東總領所職事就令淮東制置大使

司就行兼領其于足食足兵安邊固圉之計實

非小補臣非欲籍此以辭繁難亦非與制司別

具異同以此嘗試朝廷實以兩嘗護餉親見制

總事宜莫便於此是用冒昧奏陳貼黃照得

歲在癸巳護餉西淮嘗攝沿江制置臣以兩司

奏一

奎

事體自相通融半年之間爲總所省生券錢二

十餘萬貫米二萬餘石此臣已試之驗非臆度

之說也況近年以來如湖廣累以制臣兼總今

孟珙亦然嘉定間岳珂爲淮東總領屢兼淮東

制置制總互兼其來已久今三邊卒未有解甲

之期而淮東制司調度亦自不給若令并領餉

計亦可使之伸縮進退得以自如實爲邊閫之

幸并乞睿照

